



## Floppy Clerk 的醫學旅程

醫學系六年級 楊明諺同學

一階國考結束後不久，在醫學院的教室裡，一群身穿白色短袍，神色緊張的學生魚貫走進基醫講堂，他們的醫師袍乾淨、整齊燙平沒有太多皺褶，看的出來跟他們的主人一樣未經太多世事，接下來便是師長們走上講堂，簡單的 orientation 加上勉勵，緊接著便開啟了新的故事。醫學院與醫院僅僅只有一扇門相隔而已，然而兩邊的生活卻很不一樣，不再是被動坐在大講堂的椅子上簡單聽講而已，而是主動出擊，以病人作為我們的老師，仔細的問診與檢查之後，再主動與主治醫師和學長姐們討論，這是實習醫學生，又稱為 clerk，與醫學系大學生不一樣的學習旅程。

至於為什麼要叫做 clerk 呢？據某些師長們說，clerk 一詞原為商店裡櫃台人員的意思，因為客人踏進店裡就會先由他們第一線負責迎接，在醫院裡便衍生為第一線去接觸病人的人，clerk 應該去了解病人為什麼來住院，記載詳細的病史，再與上級醫師討論治療方針，在這之中嘗試處理遇到的問題，若不能處理的，便再與更上級的醫師請教，如此一來日積月累，將以往書上學到的知識在病人身上得到印證，聽起來將會是個充實的過程是嗎？

在邁入上述理想的實習生活前，clerk 們必須得先適應醫學院與醫院兩個不同大世界的生態，第一個是不再有人主動來帶著你學習了，我還記得在我第一個病房實習的時候，我與幾個組員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病房

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找 CR（總醫師）報到，然而我們全部的人都不知道哪一位才是總醫師，看到護理站很多學長姐們很專注地用著電腦處理公務，彼此間你推我、我推你，竟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勇氣上前詢問 CR 的蹤跡，就這樣在病房晃來晃去，晃了好幾圈去尋找「看起來具有總醫師風範的人」，想當然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，也許是晃得太久了，護理師終於被我們晃到頭暈，主動詢問我們才終於找到 CR 學長。接著便是 CR 帶著我們介紹病房以及分配團隊，所謂的分配團隊就是你將會跟隨一位主治醫師，若干位住院醫師學長姐一起照顧病人，有問題可以與他們討論，當主治醫師來查房時便跟隨一起行動，與主治醫師討論治療方向並學習老師與病人的應對方式。嘛……說是這樣說，我還記得當時 CR 介紹完病房之後我的主治醫師就來了，然後 CR 就輕輕地推了我一把：「嘿學弟，去跟老師介紹一下你自己吧！」有種母雞督促小雞離巢的感覺。於是我便衝上前去了，現在想起來當時自我介紹有點支支吾吾，周遭的空氣好像有點尷尬，不過老師似乎也習慣有新來的學生，便報以我親切的微笑，歡迎我成為團隊的一份子，於是我便開始踏出了實習的第一步！但僅僅只是第一步而已，首先第一天的緣故對於病人的情況完全是懵懵懂懂，再來是老師與學長姐討論時的臨床思路、醫學術語等更是完全跟不上，看來踏出第一步之後要踏到第二步還需要做很多努力……。

另一個難題是系統不會用，雖然在實習之前有介紹過系統，然而只有短短一、兩個小時，而且大部分還是看影片，所以要額外花一點時間搞懂系統。大五 clerk 剛開始沒什麼機會開處方與檢驗，所以這部分可以慢慢學，然而影像系統還是希望能盡快搞懂的，除了是幫助診斷以及追蹤病情的工具，在各大晨會乃至病例討論會中，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，判讀的功夫可以慢慢學，但影像系統該有的功能則要盡快上手，例如把不同時期的 X 光放在同一個螢幕上比較，拿量尺測量腫瘤的大小以比較不同時期腫瘤

是否有成長，或治療是否有效。另外一個很酷炫的功能是可以同時放兩張影像，然後一起讓他們同步滑動以比較不同時間全身構造的變化。以上都是報告時的必備技巧，可以讓坐在下方的師長更快了解病人的情形。有時候師長也會要求使用這些功能來 present，如果當下弄不出來的話就會有點尷尬。更進階的技巧則是針對要看的病灶選擇適當的影像，例如光是一個 CT 或 MRI 檢查就內含很多特別處理過的影像，以及有沒有打顯影劑等等，如果選擇了錯誤的影像會導致判讀錯誤，因此了解這些影像的強項與限制是重要的。對 clerk 來說最困難的莫過於 MRI 了，偏偏在神經科又是不可或缺的影像，記得我那時點開 MRI 之後，老師劈頭就問：「你想先看哪個影像？」點了之後，又問：「你確定是這個影像嗎？」這時報告者內心的緊張值正以指數上升，只見老師的神情漸漸不耐：「有人教你中風看哪個影像最具有敏感性嗎？」「呃……啊……啊！」clerk 內心的小宇宙爆發，腎上腺素飆到最高點，這時腦海的神經元突然一閃，想起了久遠之前曾經學過的知識，「是看這個影像嗎？」只見老師的臉色緩和下來，「嗯，那繼續看下去。」危機解除，clerk 又度過了平安的一天。

我大五剛開始實習的科別是從大科開始，所謂的大科有例如內科、外科、婦產科這些科別，這些科別相對來說，病房及病人數目較多，疾病的複雜程度也各式各樣，對於剛進臨床的 clerk 來說，有點像是剛出新手村就打魔王，一不小心就被電得慘兮兮。曾幾何時，clerk 間流傳著一個梗圖名為「軟爛 clerk 賓果」，裡頭描述各種 clerk 的荒謬情境，例如有「晨會打瞌睡睡到突然抖一下」、「偷拿晨會兩份早餐」等看了令人搖頭的情境。我們當然沒有像梗圖上所寫的那麼嚴重，不過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晨會不小心睡著的經驗（但沒有抖起來啦），也有曾經不小心吃很多科會提供的便當或點心的經驗（不是偷拿喔！是剛好有剩下！）大家細數著賓果上的表格，內心揣度自己中了幾格，自己真的軟爛了嗎？而軟爛一詞似乎並沒有

確切的英文翻譯，這在以英文為主的醫學是不允許的，我們左思右想，floppy 一詞在字典裡同時具有鬆軟的、懶散的，甚至有下垂的意思，與軟爛一詞十分契合，因此 floppy clerk 一詞便誕生了，日常的對話便跑出了：「你今天 floppy 了嗎？」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對談。

然而，如果深入來看，其實很少人有真正達成賓果裡的荒謬情境，要連線更是幾乎沒有。大家之所以會有共鳴，我覺得更多是因為對未來的徬徨與害怕所致，一想到畢業之後就得自己一個人值班顧病房，要是病人晚上有狀況，自己卻沒辦法給予正確的處置，豈不是愧對這一路上給予指導的師長？對於我來說，最大的願望就是對於每一位向我求助的病人，能夠給予最好的診斷與治療，「我能成為一個好的醫師嗎？」是我自實習以來最常問自己的問題，我相信對於我們其他同學來說亦是有類似的願景。但剛開始實習時，別說是給予病人正確的診斷，我們連在醫療團隊之中能給予的貢獻都十分渺小，都得麻煩師長在繁忙的工作之餘給予指導，大多時候師長臨床事務繁忙，不太能隨時理會 clerk，這時 clerk 便得進入自主學習的模式，但是具體而言該怎麼做呢？有些人會待在護理站等待機會或是觀摩師長們的日常工作，這也是師長們建議的學習方式，然而護理站的空間及電腦有限，眾多的 clerk 常常把護理站擠得水洩不通，干擾到臨床的工作，這也是 clerk 又稱為路障的由來，而其實路障的背後，不過是渴望學習的醫學生罷了。

Clerk 們看著師長們堅強的背影，他們盡心地為病人治療，自己卻只能跟在屁股後面，除了陪伴與關懷之外，好像就沒有其他作用了，越是希望自己能獨當一面，就越是感受到自己的渺小，因此才會戲稱自己 floppy，其實內心很期待自己某一天，能夠成為病人以及團隊裡堅強的靠山。

在寫作的當下我大六，距離剛開始實習的那天大概已一年半，約莫再200天就要正式畢業，不曉得自己有沒有變得比較不 floppy？漸漸地，師長會願意把病人交給我去 approach，也願意把一些比較簡單的 procedure 交給我去做，一些 order 也慢慢地交給我去開了。感覺自己在團隊之中終於開始有一點功能了，應該是有變得比較可靠了一些吧？在跟師長查房的時候，終於也不再是懵懵懂懂，漸漸能跟上師長們的速度，也能理解處置背後的意義。雖然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，幸好這一年來並非馬齒徒長。從曾經系統都不會操作、病史問半天依舊搞不清、報告亂七八糟、procedure 不會做，甚至還染汙了無菌面，到現在能幫忙一些基本臨床事務，能夠了解病人為何前來住院，能夠記載詳細病史，再與上級醫師討論治療方針，並在其中嘗試處理遇到的問題，若不能處理的，便再向更上級的醫師請教。晨會終於也不會因為聽不懂而睡著了。

某日，一群 clerk 在聊天。

「今天晨會報告的 case，我覺得這裡滿有趣的。」

「如果遇到這個問題，我看學長是這樣處理，書上也建議可以怎樣去評估。」

「我這禮拜幫忙接了幾個病人，也幫忙做了幾個 procedure。」

「昨天遇到一個比較罕見的疾病，它的表現是這樣這樣……」

「欸，你覺得我們跟一年前比起來有進步嗎？」

「我覺得自己進步滿多的。」

「不過一想到之後要獨自值班，還是感覺怕怕的。」

「所以有沒有變得比較不 floppy？」

「嗯……現在大概是那種軟中帶硬的程度吧（笑）」

曾幾何時的一句，「你今天 floppy 了嗎？」到現在醫學生的生活裡，開始有了更多醫學省思與臨床心得，我想經過時間的磨練，大家都會更加

貼近自己嚮往的模樣。

總之，floppy clerk 的醫學旅程，還會持續下去！